赵超构逛上海书市

富晓春

当争奇斗艳的荷花开满整个夏天，一年一度的“上海书展”也要登场了。今年书展，“纪念赵超构诞辰108周年——《报人赵超构》新书推介会（现场签售）”活动将举行。作为本书作者，我应邀参加，将此消息告知赵超老之孙赵丰先生，他即表示届时一定要前来“捧场”，还说他爷爷赵超老生前最喜欢逛“上海书展”。

赵超老喜欢读书，空暇爱逛书店，以书为伍。但我从没听说过他与“上海书展”的故事。赵丰见我疑惑，便又给我发来了一个文件。打开一看，发现是一封临时写在学生练习簿上的便笺——

小丰：

书市入场券两张，上下午都通用的。书市很拥挤，不能带拎包，检查很严。去看看开开眼界而已。我去过，只买一本书。你可以买些学习上用得着的。小说之类，就不必乱买了。剪报一份，给赵扬看看。

爷爷字 七日

这是赵超老给两个孙儿赵丰赵扬捎寄书市入场券，鼓动他们去逛“上海书市”留下的墨迹。时间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。“上海书展”最初是从“上海出版界图书交易市场”演变过来的，当年人们习惯称“上海书市”；2004年，“上海书市”改名为“上海书展”。在为时一周的日子里，蜗居在家的读书人倾巢而出，这是上海乃至长江三角洲地区出版人、读书人的年度盛宴。

当年的赵丰兄弟俩，还是乳臭未干的中学生，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期，见书就读，见书就买。当时的赵超老还在上海辞书出版社上班，经常与两个孙儿书信往来，还带他们一起游玩、吃大餐，既当义务“导购员”，又充当“付款机”。

据赵丰回忆，爷爷带他们经常逛的有福州路外文旧书店，还有南京路新华书店。逛“上海书市”是赵超老的保留节目，几乎每年都去，有时单独去，有时捎上两个孙儿同赴。当时上海还偶有举行美国图书展览会，赵超老也不放过，想方设法弄到入场券，请他们过去逛。到了后来，《新民晚报》复刊，“未晚谈”复出，社会活动多了，他精力有限，逛书店、书市（展）的次数便明显减少了。

我曾听赵超老的小女儿刘芭姐谈到过赵超老逛书市（展）的事。通常他起大早乘公交过去，大都逛一天，直到华灯初上时才回来。他身穿圆领汗衫，脚穿平底凉鞋，从来不穿袜子（当年赴延安采访落下的习惯）；肩上搭着一个手工缝制的布袋，有时还要拄上拐杖，乍看活脱脱一个进城走亲戚的乡下老头。他很节省，经常带上几个窝窝头或面包当午餐，喝的水也是自带的。他家里的藏书，有一部分就是逛书市（展）“淘”来的。

刘芭姐说，到了书市（展）现场，父亲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眼花缭乱，穿行于夹杂着书香味十足的嘈杂声中，他很是享受，很是满足。见到书摊，他就蹲下身子，这里摸摸，那里瞅瞅，有时半天起不了身。他最喜欢的是中外古典文学方面的书籍，遇到外文类的精装本，也要驻足停留，随手翻阅。他说，逛书市不在于买，而在于逛，逛书市最新的行情，逛久违的那份浓郁的书香氛围。

年轻时买书，赵超老有点滥，不分优劣，见书就买；到了晚年他买书很慎重，一般不轻易出手，有很强的选择性。有时逛了一天书市、书店，他还是两手空空，没有“淘”到一本书。他在一篇题为《花好月圆人长寿！》的文章中说：“我估计一下自己的寿命，凡是那本书的寿命能比我的寿命长的，我就买；眼看那本书过不了多久就会自行‘消亡’的，决不买。”

光阴荏苒，往事已矣。赵超老作古已经二十六个年头，如今的“上海书展”也今非昔比，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关注。下周，盼望已久的“上海书展”就要火爆开场。届时，我们在上海书展中心活动区恭候大驾，寻觅体验一代报人赵超构早年逛“上海书展”的感受，共同缅怀这位新闻界大佬的风范！希望在人头攒动的书展现场能遇见你。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我的微点赞

连 俊

灯花

我是个截瘫病人。吃罢早饭，我滚着轮椅车钢圈的外箍出去锻炼，在马路最最边上慢慢地滚动向前。

无意中看见在路边站着一个衣着普通、手里拄着一根手杖，脸、手甚至有点脏兮兮的老太盯着我看，看她的眼神好像要与我交流。我便把轮椅滚过去，刚停下，想与她对话，只见一位光着上身、皮肤黝黑的老大爷，开着一辆经过改造的电动黄鱼车，从我的后面急驶过来，车子很脏。电动黄鱼车在我的前面停下来，他是来接那位老太的。老太拄着手杖颤巍巍地走过去乘车，老大爷过来搀扶她。老太一面上车，一面跟老头说“这个人蛮作孽的，脚那么肿，还要自己驮自己。”老大爷没说话，把老太安置好以后，就开着电动黄鱼车一溜烟似的走了。

我想，他们大概是给附近的菜贩送菜来的。我继续往前滚我的轮椅车。突然，老大爷开着那辆电动黄鱼车回过来了，停在我前面。

老太不在车上。老大爷跟我说：“老太在前面路口下去了，她说，她在那里等我，叫我先把你送回家，然后再去接她。”哇，我一下子感动得有点语塞。缓过神来，我忙跟他说：“大爷，谢谢你和大妈，我是出来锻炼的，不到哪里去，我的家就在旁边的小区里。”“噢，那我走了。”老爷子用毛巾擦了一把汗，跨上车，又一溜烟似的开着那辆有点脏的改动过的电动黄鱼车走了。

老爷子的背影在我模糊的眼眶里越来越大，我给他们两位老人家点个赞。如果以后有一辆“宝马”也能回头一次，那该多好。

一条淌过一辈子的河

崔 立

老家门口是一条河。河很宽，可以过船，也可以游泳。小时候的夏天，我多半时间在河里度过。

奶奶会站在河边，一脸紧张的表情。奶奶说，快上来，危险！奶奶说，别游了，乖！在我猛吸一口气沉入水中的时候，奶奶的紧张更盛。奶奶在河边喊着，叫唤着，当然，我是听不到的。只是当我从河边探出头来，就看到爸爸、妈妈还有爷爷都来了。我上岸时，爸爸的手一动，一个巴掌重重地甩过来，响起脆脆的一个声音，说，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！我捂住脸，哭。在爸爸又一个巴掌要甩过来时，奶奶一下子冲上来把爸爸推开。

后来，奶奶摸着我的脸，问我，疼不？我说，疼，奶奶。奶奶说，以后不许这样了，吓死人了！我说，哦。奶奶又看了看眼前的河，说，我给你讲下这条河的故事吧。我说，好的，奶奶。我知道，奶奶马上要讲的这个故事，她已讲过无数遍，我几乎都可以背出来了。但我还是愿意听。

奶奶说的，发生在她年轻的时候。那一年闹饥荒，奶奶四处找吃的，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上一条小船。小船顺着河流一直缓缓地漂流。奶奶躺累了，坐乏了，睡着了。不知道睡了多久，当奶奶醒过来时，发现自己还是在一条河里，河面很宽，就是我们家门前的那条河。

奶奶还看到了一个年轻人，站在河边看着船上的她。奶奶说，我饿。年轻人微笑着，说，我有吃的，你要上岸吗？奶说，好啊。奶奶上了岸，年轻人把锅里的番薯给她吃。奶奶吃得有点迫不及待，也有点狼吞虎咽，年轻人说，别着急，没人和你抢。年轻人还给奶奶倒了一碗水，奶奶吃过后，才知道，那些其实是他最后一点吃的了。

后来，奶奶就嫁给了年轻人，就是爷爷。奶奶说，若不是这条河，她也不会来这里，认识爷爷，嫁给爷爷。奶奶还说，那时你爷爷脸上的笑，别提有多暖人了，他一定是早就喜欢上我了，不然怎么愿意把他最后一点吃的给我呢。说这些话时，奶奶一脸通红，也是一脸幸福。

奶奶经常从屋里走出来，到河边，看着流来流去的河水。我跟着奶奶，问，你在看什么呢？奶奶摸着我的头，说，奶奶在看河呢！我纳闷，这河有什么好看的呢？奶奶看河的表情却是那么认真，那么饶有兴趣。

春夏秋冬，奶奶在河边看来看去，时光也像流水般缓缓地流淌而过，奶奶在流水的年华中慢慢老去，而我也渐渐地长大。有一天，我像一只插上翅膀的鸟儿，从老家平静的农村一下就飞到了异乡喧嚷的城市。

那一年，我接到奶奶离去的消息，匆匆赶回。奶奶在这条河边，在对河的无限注目中，过完了她的一辈子。

奶奶故去后，爷爷几度悲痛欲绝。几个月后，爷爷终于缓了过来，我问爷爷，那时您给奶奶吃的，真的是喜欢上她吗？爷爷说，没有，那个时候，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我说，可那番薯是您最后的食物了。爷爷说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！爷爷还说，不过，也要感谢那条河，还有番薯，送来了你奶奶，也留下了你奶奶，把她留在了我的身边……

爷爷说着，老泪纵横。

赶集路上

李昊天（摄影）

七夕会

七旬老太玩漂流

高惠滨

七月三十日，我随孩子们去浙西大龙湾，准备去漂流。买票时，才知道，60岁以上的老人和有高血压、心脏病的人禁止玩，有了意外人家不负责任。女婿劝我：算了，七十多岁了，别冒险了。我开始犹豫，女儿却坚定地说，没事、没问题。说实在的，我自己也想尝试一下，漂流是多时尚的事啊！于是，女儿签了字，后果自负；这还不行，我本人也要签字。注意事项我认真读了，和女儿坐一只船。女儿是医生，我很托底。

漂流的橡皮船有上百只，工作人员把橡皮船逐一拉到浪头口上，再推下去。第一个浪头有四米高，最高的浪头六米高。我牢牢地坐稳，两手紧紧地拽着拉手。“嗖”地一声下去了，只觉得一桶冷水劈头盖脸地浇下来，我一下子就蒙了。看船，没有了正确方位，一会儿横着，一会儿竖着，来回撞着两边的石头，船里进了一半水。这才后悔，上来时没有在门口买水舀子。人家用水舀子盛水，我们只能用手捧水往外泼，还生怕一会儿又来浪头。很快又来一波浪头，我闭上眼睛，可是水又冲进了耳朵，人也坐不正，躺下去啦。蹬着女儿的脚，好不容易才坐起来。又一个浪头打过来，一吸气又呛水了，好难受。整个漂流过程，只觉得有十多桶冷水从头浇到脚。浪头打得我躺下，坐起来，坐起来又躺下，整个人始终泡在水里。

我们的船行到一段狭窄的水道，几只橡皮船堵在了一起。我们正看着前面想办法如何“突围”，后面又上来了几只，其中一只与我们越靠越近。当两只船贴上时，我们的船翻了，我和女儿都掉进了水里。我记着女婿上船前嘱咐孩子，水并不深，真要掉下去就站起来。我就马上站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女儿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腕，不顾一切地把住我。想起平时常对女儿发脾气，这一瞬间，感到无比温暖。在周围人的帮助下，我们把船翻过来。不知哪来的机灵劲，我迅速爬上了船，因为有好多人帮忙扶着，船纹丝没动，我像是爬上了岸，女儿随后也上来了。遗憾的是，女儿丢了一只鞋。

好不容易盼到了终点，算下来，大浪头共有八个，小浪头无数。我觉得时间很长，可是孩子们却觉得还不过瘾。到终点时，我偷眼望去，还真没有老人，连五十岁的人都没有。

我今生尝到了漂流的滋味，刺激，不愧是年轻人喜欢的时尚活动。更开心的是，关键时刻体会到了女儿小棉袄的作用。

时 尚

一件空山问雪的事

七堇年

“想象一本你想读的书，然后去写它。”这句话鼓励着我，挑战着这一次不同寻常的写作旅程。

我想要感谢一些无与伦比的前人智慧，从苏轼到乔治·奥威尔，从欧文·戈夫曼到米歇尔·福柯，从玛格丽特·米德（哪怕她对萨摩亚部落的描述已经颇受质疑）到《黑镜》这部剧……仅仅是抚摸过这些智慧的一缕皮毛，就足以让我高山仰止，质疑我再做任何努力的意义。

好在时不时的，总有一个声音对我说，世上虽已有了喜马拉雅，但乞力马扎罗的雪，依然是美丽的。

我本想写的是，一个人害怕自己的影子，厌恶自己的足迹，于是奋力奔跑。影子始终不离身，跑得越快，足迹越多，他最终气绝。他不知道，如果就在树荫下歇息，影子就消失了，足迹也就没了，真傻呢。

可惜这样的故事，在很久很久以前那个叫庄子的哲学家就已经写过了。

写作，是一件空山问雪之事。

在一片白茫茫的孤独中，你的提问化为回声，反问着你。而答案，如果有的话，则被覆盖在白茫茫的深处，随着春天的到来，消融，或者发芽。

我不知道我是否很好地完成了它。每创造一个故事都是绘制一座迷宫，动态的，不断生长的迷宫，因此有时候我自己也会迷路。

抵达出口的时候，故事也许已经发育至完全变样。好在就像我们出生不是为了死亡那样，我并不在乎出口在哪儿，何时找到，我留恋在迷宫中找寻出口的感觉，尽管那个过程丝毫谈不上愉悦。但这不妨碍我坐下来，想起雪地中的自己。我搓着手，哈着气，在令人睁不开眼睛的光明中，想——如果早知道世界是这个样子的话……

毛头的“旅途”

郦 亮

我现在回忆起自己睡得最酣畅淋漓的时刻，竟都发生在旅途中。有一次坐车去杭州出差，心烦意乱的，竟终抵不过那颠簸的“催眠术”，一个恍惚，杭州已在眼前了。

现在回想起毛头出生以来这两三个月睡得最自然的时刻，竟不是在床上，而是在婴儿车里。我与文文推着毛头去社区医院打疫苗，只十来分钟的路程，她也能睡上一个囫囵觉。

我们分析，那去医院的路途虽短，但毕竟也是毛头的一次“旅途”。她也是抵不过旅途颠簸的诱惑的。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。

毛头睡觉浅。明明睡得很恬静的样子，其实还在时刻准备应付外界的变故。原来毛头竟是竖着耳朵睡觉的。这种睡觉上的不专注，让毛头容易为外界所扰，哪怕是别人的一声咳嗽。

不过好在毛头还有她的“旅途”。我每晚哄毛头睡觉，必须抱起她，然后大步行走。起先她还会有所抗拒，身子僵直得很，一副倔强的样子，但是随着“旅途”的开始，她的身体很快柔软下来，依偎在怀里，终究支撑不住沉重的眼帘，温顺得如同一只小猫。

我大踏步地走着，有时是原地踏步，看着臂弯里酣睡的毛头，胸脯上感觉着她呼出的轻柔的气息，总觉得这是父女之间最贴心的时刻。

毛头这一辈子刚刚开始，还有很长的“旅途”要走。而此刻我在陪着她一起走这段旅程，并且希望永远就这么陪伴下去。

夜光杯